

战地春梦

[美] 海明威 著

黄雪松 译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丛书名: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
书 名:战地春梦
作 者:[美] 海明威 著
出版社: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版 次:2001 年 月第 版
印 次:2001年 月第 次印刷
开 本: 字数 : 千字
书 号: ISBN 7-5312-1364-8/I11
定 价:00:00元

第一章

那一年的夏天特别炎热，我们在乡下一间小房子里居住。从我们那座房子，看得见隔河的平原，平原连着山。河底有圆石子，被太阳光照耀显得又白又滑，河水又蓝又清，水流得很快。因为每当军队从房子旁边的路上经过，树干上却积满了灰尘，就会卷起满天沙尘；树叶开始落下，路上除了落叶以外，空茫茫的什么都没有。

平原上硕果累累，一派丰收景象。平原的后面是紫褐色的空山。山上正在打仗，我们在夜里看得见炮火。在黑暗中，那些炮火真象夏天的闪电。不过，夜里比较凉爽，已经不像夏天雷雨前的沉闷。

有时我们在漆黑的夜里，可以听见军队从窗下走过的声音，此外还有摩托牵引机拖炮的声音。晚上交通特别繁忙，有许多驴子走过，有驮着军火箱子的马，有装着人的灰色的摩托货车。此外，还有一些装货的货车，上面盖着帆布，行车缓慢。白天有用牵引机拖着的大炮，绿色的叶子盖在长长的炮管上，葡萄藤和带着茂密的叶子的树枝盖在牵引机上。朝北，我们看得见隔着一条山谷的栗子树林，树林后面又是山，不过，那山仍在河的这一边。在那座山上进行着不分胜负的战争。秋雨过后，栗子树上的叶儿都落了下来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和被雨打成黑色的树干。葡萄园也是枯枝败叶，满目萧条，到处都是湿的，都是褐色的。云脚很低，浓雾弥漫。车子在路上走过，泥水四处飞溅，士兵身上满是泥泞，又脏又湿。兵士的来福枪也是湿的，他们的披肩下挂着两个灰色的皮子弹夹，装满了子弹，高高地鼓起，仿佛是怀孕六个月的女人。

经常有一辆灰色的小汽车从这条路上疾驰而过，车夫的旁边每每坐着一位军官，车子的后排也是一些军官。这些小汽车比那些货车更容易喷溅泥水。倘若车子的后排有一个小伙子，坐在两位将军中间的小伙子看不清面孔，只看得到他的帽顶和他那细颈子而车子又开得飞快，那么，这个小伙子肯定是意大利国王。他的行营就设在意大利东北边境某地，几乎天天亲上前线视察战况，但是令他无奈的是战况并不理想。

冬雨连绵，霍乱不止，幸亏当局防备得法，军队中只死了七千人。

第二章

第二年我们打了好几场胜仗。攻战了对岸的那座高山。南面那个平原也有胜仗。我们八月渡河，进驻高雷西西的一间房子里。这里有花园，有喷泉，花园里有许多枝繁叶茂的大树，紫藤缠绕在房子周围。现在气氛也不象从前那么紧张，因为战场不是在附近，而是隔着好几座山。我们住的房子稍有几富丽，整个小镇保存得也很完整。小镇后面是河，前面是山，奥国军队仍然占领着那座山。奥军退出这座小镇时，几乎完整无损，即使是现在，他们从山上炮火攻击，除非必须军事行动外，并不狂轰乱炸。大概奥军是希望将来再回小镇来。敌人既是这样客气，我们也乐得安生。镇内现有医院，咖啡馆，炮队，还有两处妓院，一处是供士兵享乐，一处供军官享乐。夏天过去，夜就变得清凉如水，打仗又是在远远的山上。小镇的火车桥上有炮弹坑，河边有个已经炸碎的隧道，广场上和通往广场的路上都栽种着排列整齐的树。此外，还有女人，还有坐汽车的国王。不过，现在可以看清他的面庞，他那长颈子的小身体，和那山羊胡。有时炮弹炸去一面墙壁，房子内部突然暴露，瓦石灰砾坍倒于路边或花园里。况且战局已变，前线顺利，在这样的境况下，每个人都很快乐，比去年秋天困居乡下的情形好多了。

小镇外山上的那片橡树林，已经不复存在了。我们初到小镇时，正值夏天，枝繁叶茂。现在只剩下断桩残干，地面则被炮弹炸得四分五裂。秋末的一天，我行走的时候，看见一块云很快飘到山那边，一瞬间太阳转黄，失去光彩，世界笼罩上一层灰色，整个天空布满阴云。云块一落下山来，才知道原来是雪。雪在空中斜斜地飘落，大地一片白茫茫，只有树的残干突了出来。大炮上面也布满了积雪，战壕后面通向厕所的地带，踩出一条白白的雪径。

后来，我从山上回来，跟一个朋友坐在军官妓女院里喝酒。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，知道今年战事已经结束。河的后面那些山，皆未收复，那是明年的事。我的朋友看见街上行走的那人是和我们一同吃过饭的教士。因为街上满是雪水，教士小心地走着，我的朋友敲着窗户招呼他。他抬起头来，朝我们微笑一下，我的朋友做手势叫他进来，他摇摇头走开了。那天晚上我们在饭堂里吃饭，吃可口的通心面，用叉子卷起面条，等到面条断尽了才送进嘴，或者拼命地往嘴里吸。此外，又倒加仑酒喝，酒是装在用草包裹的瓶里。倒酒的方法是用食指拉下瓶颈，酒便流进同一只手拿着的杯子里。酒是澄清亮红的美酒。吃完通心面以后，上尉便跟教士玩笑起来。

那教士年轻，易脸红，他的制服跟我们一样，不过上衣口袋上，多加一个深红色丝绒做的十字架。上尉讲洋泾浜的意大利语是为了让我能完全明晓他的意思。

“教士今天跟妞儿睡觉”，上尉说，盯着教士和我。教士脸孔泛红，笑一笑，摇摇头。上尉常常这样使教士受窘。

“不承认吗？我可是亲眼所见。”

“没有的事”，教士说。军官觉得这场戏很有趣。

“教士不跟娘儿们来往，”上尉继续说：“教士从来不与娘儿们来往过，”上尉这样对我解释，斟杯酒给我，他说话时眼睛只看着我，余光却总注意教士。

“教士每天晚上和五个娘儿们睡觉。”话一说出，满座大笑。“你懂吗？教士每天晚上玩五个女人。”上尉夸张地笑着，表演着。教士并不反驳，只当他在说笑。

“教皇希望奥国人战胜”，少校说。“教皇是法兰约瑟的好朋友。教皇的钱就是敌人那边来的。我就不相信上帝的存在。

“你看过黑猪罗那部书吗？”中尉问我。“我找一本你来看。看过那本书后，我就不相信上帝。”

“那部书太污秽，”教士说，“你肯定不喜欢。”

战地春梦

“那部书真是宝贝，”中尉反驳道，“你一定喜欢。”在烛光之下，我向教士笑笑，教士也向我笑笑道：“不要读那部坏书。”

“我替你找一部，”中尉热心地说。

“有思想的人都不相信上帝，”少校说，“并且我还不相信什么共济会。”

“我倒相信共济会，”中尉接过话茬。“这个组织很高尚。外面有人进来，门开时，还看见雪花在飘。

“一下雪仗就停了，”我说。

“当然要停了，”少校说。“你应当请假玩一玩。去一下罗马、那不勒斯、西西里——”

“他应当到阿马斐去，”中尉说。“我写封介绍信给你，介绍你给我家里的人。他们会像对待我一样招待你。”

“他最好去巴勒摩。”

“他还是去卡普里。”

“我希望你去阿布卢齐观光，顺便探望一下我的家人，”教士说。

“听呵，他居然让他去阿布卢齐。那儿的雪比这里还要多。他又不想看农夫，为啥要去那儿？还是游览一下，文化及文明的中心吧。”

“他应当泡泡好的女孩子。我给你那不勒斯几个地址。那里有好多年轻漂亮的女子——还有母亲做伴。哈，哈，哈！”

他不怀好意地看着教士叫出来：“每天晚上玩五个女人！”满座哗然。

“现在你就去请假，”少校说。

“我很希望能和你一起去，”中尉说。

“弄个留声机带回来吧。”

“还有好的唱片。”

“卡露索的吧。”

“别带卡露索，他乱嚷嚷。”

“你不喜欢他那样乱叫？”

“他乱叫，我很讨厌听他乱叫！”

“我还是希望你到阿布卢齐去。”教士对我说。其他人仍在争来争去。“那儿打猎最好，气温稍低，可天空非常晴朗，人也和善。你可以住在我的家里，家父是个著名的猎户。”

“走吧，”中尉说，“我们赶快去娘们儿那里，否则又要关门了。”

“祝您晚安。”我对教士说。

“晚安。”他也同样对我说。

第三章

我回到前线的时候，那个小镇还有军医处，炮队比以前多，春天的脚步近了。田野青翠，沿途的树木已经开始发新叶，葡萄藤上也生出新芽，微风从海边徐徐吹来。我看见小镇和它的城堡，在众山中间，成环状。再过去便是褐色的大山，山坡上微露青色。小镇里加了好多战炮，又开设一些新的医院，街上到处可以碰到英国人。此外，被炮火轰塌的房子也增多了。天气转暖，我在树荫小巷里走，晒着暖洋洋的阳光。他们还是住在那老房子里，象我住时那样。大门开着，一个兵士坐在门外椅子上晒太阳，门边还有一辆救护车。一进门我便感觉到医院所特有的气味。一切依旧，只是时间到了春天。我在大房间门口窥探一下，看见少校坐在里边办公，阳光从开着的窗户照射进来。他没看见我，我犹豫是现在报到，还是洗完澡后。最后，我选择了后者。

我和雷那蒂中尉住在一个房间里。窗子朝着天井，现在窗子打开，我的床上已经铺好了毛毯，防毒面具放在一个长方形的锡罐子里，钢盔仍旧挂在钉子上。我那扁扁的箱子仍旧放在床尾，上面搁着我的油光发亮的长靴。我那支从奥军便衣队缴来的来福枪，在两张床中间挂着。枪管和枪柄都还在。八边形的枪管，已经变成蓝色。胡桃木做的枪柄，立起来到我的下颏，暗而发光，极为可爱。我记得我把那和来福枪配套的望远镜锁在了箱子里。雷那蒂中尉本来睡在床上，被我的声音吵醒。他坐起身来说：“嗨！玩得开心吗？”

“实在棒极了。”

我们俩握手，他吻我的头颈。

“噢。”他说。

“你身上脏，一会儿去洗一下，现在先告诉我你到过哪里，有哪些经历。”

“我去了许多地方。米兰、佛罗伦斯、罗马、那不勒斯、维拉·圣·佐凡尼、还有墨西拿。”

“你好像在背行程表。有没有什么艳遇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除了米兰、佛罗伦斯、还有罗马、那不勒斯。”

“够了，够了。老老实实告诉我得得意的。”

“那是在米兰。”

“那应该是第一个去的地方吧。你在哪儿碰见她？在科伐？你们上哪儿去玩？感觉如何？快点告诉我。整个晚上都同她睡在一起吗？”

“是这样的。”

“那也没什么值得惊奇的。现在我们这儿也有好看的娘们，都是没到过前线的鲜味儿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

“你不信？今天下午你跟我来。现在镇上也有好看的英国女人，我看好了一个巴克莱女士。你和我一起去瞧瞧，没准我会讨她做老婆。”

“我要洗个澡，然后去报到，现在大家都闲着吗？”

“你走之后也没什么大病好医，只是些冻疮、冻伤、黄疸以及自己招惹的病，还有肺炎、杨梅疮。每星期总有被石块砸伤的人。当然也有人真的受伤。他们说下礼拜战事或许又要开始。依你之见，我能和巴克莱女士结婚吗？——婚期自然得在战争结束之后。”

“当然行啦。”我边倒水边说。

“今天晚上你得说说你都有哪些艳遇，”雷那蒂说，“现在我得多睡一会儿。养足精神去对付巴克莱女士。”

战地春梦

我脱掉外衣和衬衫，洗冷水澡。我一面用毛巾摩擦，一面环顾屋里，一会儿看看窗外，一会儿又看看床上睡着的朋友。他和我年龄相仿，看上去英武帅气，是意大利阿马斐人。我们俩是好朋友。他做军医做得很起劲。当他醒来的时候，我正在望着他。

“你手上有钱吗？”

“还有。”

“能借给我五十里拉吗？”

我擦干手，从墙上外衣口袋里掏出皮夹子拿钱。雷那蒂仍旧躺在床上，从我手里接过钞票，折叠起放进裤袋儿。他笑着说：“我必须在巴克莱女士面前显得阔绰些。你真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我的坚强后盾。”

“别做梦了。”

那天晚上我坐在教士的旁边吃饭。我告诉他我没到阿布卢齐去，他很伤心很失望。他曾写信给他的父亲叫他们预备一切。我也很愧疚，没有正规理由答复他。其实我本来打算去的，后来事情接二连三，计划也就搁置了。我把这情形说明给他听，末了他也看出我是想去的。我喝了许多酒和咖啡，带着几许醉意，我说生活总是很难尽如人意，计划没有变化快。

我们俩谈话的时候，其他人还在争论不休。我本来想到他故乡去的。我很希望能去一睹北国风光，天高云淡，道路坚硬，雪积不融。雪上有野兔走过的足迹，完全可以打猎，农夫一见到你便脱帽叫老爷。可惜我去的地方都是充满了浓烈的烟酒气息的咖啡店，晚上屋子则摇摇晃晃，你得紧盯着墙壁，才知道房子并不是在摇。躺在床上，脑子里都是女人，醒来则不知道究竟跟谁睡觉，夜色凄迷，人生如梦，难得糊涂管他春秋冬夏。因此有时去和娘儿们争论价格，有时清晨仍在回味昨晚的销魂一。有时突然清醒，一切麻醉都不复存在了，满眼都是实在而苛刻的现实。假期中的生活总是如此，得过且过。我想把昼夜的不同感受告诉教士，白天假若不是寒冷且晴朗的，我则喜欢黑夜，但我不知如何表述。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深刻感受。可惜那教士没经历过，不过也明白我本来是想到他故乡去的。谈了半天，我们俩还是好朋友，在一些事情上有分歧，但还是有很多共同爱好。我所不晓得的他都晓得，后来我虽然晓得了，也忘却了，这是我后来才知道他的。我们在谈话的时候，饭已吃完，其他人还在无休止地争论。我们俩一停止谈话，上尉便嚷道：“教士不高兴，他因为没有娘儿们陪就不高兴。”

“我哪有？”

“教士不高兴，因为奥国人没打胜。”上尉说，周围人都在倾听。教士摇摇头：“你乱讲。”

“你反对进攻，你总不赞成我们进攻不是吗？”

“不。打仗就该进攻。”

“要进攻，一定要进攻！”

教士颌首。

“由他去吧，他并不是个坏人。”——少校说。

“这也不能怪他呀。”上尉说。于是大家纷纷散去。

第四章

第二天早晨我被炮声惊醒，原来隔壁花园里的炮队正在开炮。日头已经老高，不得不起床。靠着窗子望出去，花园中的草丛，小路上的沙砾都被露水打湿。打了两下炮，窗子不停地颤动，连我的胸襟也抖了一下。虽然看不见，也知道炮是在我们上面。炮队这样近，真有点讨厌。不过，幸亏炮并不太大。这时我听见摩托货车起动的声音。穿好衣服下楼，在厨房里喝了一点咖啡，便奔向车库。

长长的车棚里并排放着十部车。都是些上重下轻的平头救护车，灰灰的颜色象货车一样。天井里有几位机械工在修理一部车子。在山上的救护车还有三部。

“炮弹打到过那炮台吗？”我问一位机师。

“没有，中尉先生，幸好有那小山保护着。”

“现在情况如何？”

“还可以，这部车子坏了，其他一切正常，”他停住工作笑一笑，“你刚放假回来吧？”

“对。”

他拉起做工穿的宽外衣揩揩手，咧嘴笑笑说：“玩的开心吗？”其余的机师也都咧着嘴笑着。

“还好，”我说，“这车子出了什么毛病？”

“质量太差，时常出问题。”

“现在怎么了？”

“新坏的。”

我离开这里，以免妨碍他们工作。车身打开，零件散放在工作台上，车子只剩一空壳、样子很丑陋。我又走进车棚去看看那些车子，刚洗过的几部很干净，其余的都积满灰尘。我小心地检查车胎是否有裂痕或是给石头割破的地方。结果很令我满意我想即使我不在这里也没什么问题。我本来以为自己举足轻重，照顾车子，分配车子运送生病和受伤的兵士，都是我的事。现在我才知道，这些事情他们也能做好。

“有困难么？”我问那军曹级的机师。

“没有，中尉先生。”

“现在汽车场在哪儿？”

“仍在原处。”

“好！”我说。我又回到饭堂里喝了一杯咖啡。咖啡淡灰色，放了炼乳，所以很甜。窗外是可爱的春天的早晨。我的鼻子很干，下午会很炎热。那天我跑上山去巡视各车站，很晚才回来。

结果同样令我满意，甚至比我在时还要好。听说，总攻又要开始了。我所在的部队由河上某处进攻，少校叫我负责各车站间的联络工作。进攻的部队将在一个狭小的渡口过河，然后在山坡上布阵。救护车要安放在河边，且要有天然的屏障。这些救护车站的位置原本是该步兵队选定的，不过，实际上仍由我们策划。因此，我俨然如一个运筹帷幄的将领。

回来时已满身灰尘不得不去洗澡。雷那蒂坐在床上看器俄的英文文法。他已经穿戴整齐，头发油光，穿着黑靴子。

“真是太好了，”他一看见我就说，“我们一起去看看巴克莱小姐吧！”

“我不想。”

“不行。我需要你的帮助，给她一个好印象。”

“好吧，我来洗漱一下。”

“洗洗脸吧，别换衣服了。”

我洗完脸梳完头就被他带了出來。

“等一等，”雷那蒂说，“我们还是稍微喝点酒吧。”于是他从箱子里拿出酒。

“这可不是喝施特嘉的时候。”我说。

“当然，是格拉巴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

他倒了两杯酒，我们干了一杯，然后翘起大拇指——酒喝得很猛。

“再喝一杯，可以吗？”

“好，”我说。两杯之后我们下了楼。上街走动本来很热，幸好已日落西山，走起来倒很舒服。英国医院在一间战前德国人盖的大别墅里。巴克莱小姐和另外一位女看护在花园里。从树的间隙中隐约可以看见她们雪白的衣服。一见面雷那蒂便行一个军礼。我也行礼，只是没雷那蒂那么过于殷勤。

“你好，”巴克莱小姐说，“先生是意大利人吗？”

“噢，不是。”

雷那蒂跟那女看护谈话。有说有笑的。

“那为什么加入意大利军队？”

“算不上军队，只是救护队。”

“已经很奇怪了，为什么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我说，“有些事谁都说不出原因。”

“噢，这是什么话？我的教育告诉我，什么事都有理由。”

“也许吧。”

“我们有必要争论吗？”

“没必要。”我说。

“那我就安心了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我问。巴克莱小姐身材高挑，穿着看护制服，金黄的头发，淡灰的眼睛，皮肤黄褐色。我心里一怔，她的确漂亮。她手里拿着一根用皮革包裹的细细的藤条，象是小孩子玩的马鞭。

“它的主人在去年过世。”

“真不幸。”

“他是个好人，我们已经打算结婚，不幸的是他在桑姆一役牺牲了。”

“那是一次残酷的战役。”

“你参加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也听说过，”她说，“还好这里的战争并没有那么残酷。他们把这原本是他母亲送给我的东西拿给我，其余则送回家去了。”

“你们早就订婚了？”

“八年前。我们小时候就在一起。”

“为什么不结婚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她说，“我真笨，我应该让他快乐的，可我那时却认为结婚对他没有好处。”

“是这样的。”

“你曾经爱过吗？”

战地春梦

“没有。”

我们坐在一张长凳上。我看着她。

“你的头发很美。”我说。

“你喜欢吗？”

“它很令我高兴。”

“他牺牲后我想剪发的。”

“何必呢。”

“我当时想报答他，如果我知道结局是这样，我可以答应他任何请求：结婚或者其他的。现在我才知

道，当时他只想报国杀敌，谁都没预料结局如此。”

我一言不发。

“当时我什么事都不晓得，还以为结婚会牵制他。怕他在战场上熬不住。而今他死了，什么都没用了。”

“这谁又能知道呢？”

“噢，完了，”她说，“全完了。”

雷那蒂仍在同女看护谈话。

“她是谁？”

“福开森。海仑·福开森。她是医生？”

“是，她人品很不错。”

“好极了。这难能可贵，越靠近前线就越难找到好人，我们离前线很近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条前线真有点无聊，”她说，“景色还可以，要进行总攻了吧？”

“是这样的。”

“应该工作了，我们都很轻闲。”

“你当看护多久了？”

“一九一五年，他当兵，我就来当看护。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可笑的想法，幻想有一天他来这家医院，或者是受了刀伤，头包着绷带；或是肩头受了伤，或是其他壮烈的情况。”

“这条阵线还是蛮壮观的。”我说。

“你说得对，”她说。“谁都想像不出在法国打仗的艰辛。如果知道了就都不打仗了。他没受什么刀伤，却炸得粉碎。”

我再一次无言。

“这仗会不会永远都不结束？”

“怎么可能呢。”

“如何才能中止战争？”

“坚持不了的时候吧。”

“再经过几次桑姆战役，我们和在法国的联军都会难以坚持。”

“这里应该没有问题，”我说。

“你如此认为？”

“去年夏天的战况不是很好嘛。”

“他们，”她说，“是啊，总会有一天支持不下去的。”

“德军则不一样。”

“的确。”她说。

我们去雷那蒂那里。

“你喜欢意大利吗？”雷那蒂用英文问。

“非常喜欢。”女看护回答。

“我不明白。”雷那蒂摇摇头。

我用意大利文说了一遍，雷那蒂还是摇摇头。

“这不好，那你喜欢英格兰吗？”

“不喜欢，我是苏格兰人。”

“她是苏格兰人，当然爱苏格兰胜于英格兰。”我用意大利文解释说。

“苏格兰和英格兰不是一样的吗？”

我把它译成英文。

“不是的。”福小姐说。

“怎么会呢？”

“我们讨厌英格兰人。”

“讨厌英格兰人，那你不喜欢巴克莱小姐喽？”

“噢，这不一样，何况她是半个苏格兰人。请不要这样推理。”

隔了一会儿，我们告辞出来。在回家路上，雷那蒂说：“巴克莱小姐很喜欢你，我一眼就看得出。但是那位苏格兰小姐也很好。”

“很不错，”我随便地说，其实我连她的长相都未曾留意。“你喜欢她吗？”

“不，不喜欢。”

第五章

第二天下午我又去巴克莱小姐那里，在花园里没看见她。几辆救护车停在别墅的小门旁，我便从边门走进去。看护长说巴克莱小姐在工作“这是在打仗啊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是美国人却参加了意军？”

“是的，小姐。”

“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参加我们？”

“我不晓得，”我回答，“我现在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？”

“恐怕不行了。告诉我，当初为什么你要参加意军呢？”

“当时我在意大利，且会讲意大利语。”

“噢，”她说，“我也在学意大利语，它是一种非常不错的语言。”

“有人说两个星期就可以学会。”

“很遗憾，我办不到。我已经学了好几个月了。她七点钟下班，你那时再来吧。但是，你可别带一大队意大利人来。”

“只是听听他们讲话都不可以吗？”

“不可以，就是为了欣赏漂亮军装也不可以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“再见，中尉。”

“再见。”我向她行了军礼。意大利人向外国人行军礼，殷勤备至，我不好意思那样做。他们这种行礼大概是没有打算外传吧。

一天，天气很热，我去普拉伐河的一个桥头视察堡垒。那是要发动总攻的地方。去年因为从山上到这座浮桥只有一条路，敌人的大炮和机关枪扫射一里多地，所以无法进攻。道路又很狭窄，进攻部队无法全部通过，敌人一开火，大家只有等死。但是现在意军却已渡河，并且占据对岸敌人防线约一里半。这里一座要塞，奥军本不应该让意军占据。依我看，彼此各有攻守，所以我们在这边河上，奥军也还守着一座桥头堡垒。山上奥军的战壕，距离意军只有几米远。那儿原是一个小镇，现在只是一堆瓦砾，还残留着半个火车站和已被炸断的桥，那座桥并不是不可以修理，无奈没有天然屏障，随时都有遭袭击的可能。

我沿着山上的小路把车开到河附近。车子停在山下伤兵裹伤处，步行过在大山庇护下的浮桥，到了那座废镇和山坡上的战壕。士兵们都隐藏在战壕和地洞里，旁边放好焰火，如果电话线被切断，就用焰火求援。那儿静悄悄的，又热又脏。透过铁丝网，向敌人的阵营望过去，一个人也看不见。一位熟识的上尉给了我点酒喝，喝完酒就沿原路返回。

意军正在赶造一条弯弯曲曲从山上通到桥上的路。这条路已快造好，一完工就可以进攻。这条新路穿过树林，转弯的地方转得很急。按计划，部队进攻都从此路经过，送回去的空车和载伤兵的车辆则走旧路，裹伤处设在敌军那边河上的小山旁边，抬担架的人把伤兵运过浮桥来。依我来看，这条新路的最后一二里，就是高山与平地的衔接地势，会受敌军炮队不断的猛轰。救护车从那里经过会很危险。后来幸亏找到一个可以藏车的地方，可以在那儿等伤兵运过浮桥来。我本想从新路过，可惜它还没完全修好。新路很宽阔，倾斜度不大，转弯处也很平缓。救护车都有很好的发动机，况且下山的时候又没载人，应该不会有问题。我仍沿旧路返回。

在路上两个宪兵拦住我。原来我们在等着的时候，一个炮弹刚刚落下，一阵疾弛，伴随着刺眼的光亮又爆炸了三颗，灰烟袅袅上升，它们都是七十七的。宪兵挥手叫我们开过去。经过炮

战地春梦

弹落下的地方。我小心翼翼地避开弹坑，鼻子闻得到强烈的炸药和炸破的泥石的味道。到家后我便去找巴克莱小姐，她在工作，因此没有见到。

晚饭我吃得很快，饭后又上英国医院。医院很大很美，栽种着茂密葱笼的树木。巴克莱小姐坐在花园一只长凳上。福开森小姐陪着她。她们似乎很高兴见到我。一会儿福小姐借口要走。

“我走吧，”她说，“没有我你们同样可以。”

“留下吧，海仑。”巴小姐说。

“我还有事要办呢，我得写几封信。”

“再见。”我说。

“再见，亨利先生。”

“你该不会向检查员抱怨吧。”

“放心。我只是写一下这地方如何漂亮，意大利人如何勇敢。”

“那你肯定会受到嘉奖。”

“那当然好。晚安，卡萨玲。”

“我等一会就来。”巴小姐说。福小姐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。

“她是个好人。”

“噢，她待人温和，是个很好的看护。”

“你不是看护？”

“噢，不是。我们就是志愿救护队。我们工作很努力，别人却仍不信任我们。”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

“平时，他们不信任我们，一忙起来可就信任我们了。”

“你们和看护有区别吗？”

“看护像医生一样，经过长期训练。志愿救护队是临时训练的。”

“是这样。”

“意大利人本不允许女人离前线这样近，我们现在情况特殊。但不能出去。”

“还好我可以进来。”

“当然，我们又不是出家啊。”

“我们不谈这些吧。”

“很困难到处都是这些话题。”

“还是丢下不说吧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

在黑暗中，我望着她，她确实漂亮。我拉她的手，她没有拒绝，于是我便伸手去抱她。

“不要。”她说。我并没拿开我的手。

“告诉我为什么？”

“别这样。”

“我要，求求你，别拒绝我好吗？”我在黑暗中倾着身子吻她，她突然扇了我一巴掌。她的手掌打在我的眼睛和鼻头上，逼得我的眼泪流出来。

“对不起。”她说。我想不到眼泪那样打动她。

“你做得很好。”

“真的很抱歉。”她说，“因为想起人们常说的看护下班和病人调情，我心里很乱，我不是有意伤害你，结果却伤了你，不是吗？”

战地春梦

她在黑暗中看着我。我很生气，却十分自信，好像是在下棋，清楚每一招。

“是我不好，我该打，”我说，“没关系。”

“我真为你感到悲哀。”

“我的性格有点古怪，且好久没说家乡话了，你又这样漂亮。”我盯着她说。

“不要讲这些。我已经道歉，我们俩还合得来。”

“是啊。”我说。

她笑了起来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，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。

“你真可爱。”她说。

“有么？”

“是真的。假如你不怕麻烦的话，我倒愿意跟你亲嘴。”

我看着她的眼睛，像刚才那样伸出手抱她，吻她。我抱得很紧，亲吻她的唇，她的嘴唇却紧紧地闭住。当时我还是满肚子的气。抱着她的时候，我还在生气，想不到她忽然全身抖了一下。我抱得更紧了，感觉到她心跳的声音。她的嘴唇张开，她的头移向旁边。竟伏在我的肩头哭了。

“噢，亲爱的，”她说，“你要答应待我好，行吗？”

好的，我心里在想。我抚摸她的头发，轻拍她的肩膀，她还在哭。

“答应我好吗？”她抬起头来看着我，“我们将要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生活。”

过一会儿，我们来到别墅门口，她上了楼。回来时，雷那蒂躺在床上，他看了看我说：

“你们进展很快嘛。”

“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”

“看你得意洋洋，就像一只野性十足的狗。”

我开始并没明白他的意思。

他解释了一遍。

“你，”我说，“你才像一只狗——”

“算了吧，”他截住我说，“懒得和你斗嘴。”

“晚安。”我说。

“晚安。哈巴狗。”

我把枕头朝他扔过去，打翻了蜡烛，我就在黑暗中躺下。

雷那蒂将蜡烛拾起点燃仍旧看书。

第六章

接下来的两天我去了前线救护站，回来时已经很晚，所以我到第三天晚上才去找巴克莱小姐。在花园里没有找到她，我只好医院的办事室里等。这临时办事室的四面墙壁边立着许多装有大理石半身雕像的木柱。办事室外面的走廊里也是由大理石雕刻成一排一排的石像。样子大都是一样。我一向认为雕刻过于沉闷。不过，铜像还可勉强。石像容易让人联想到坟山。坟山中也有好的，那是在比萨。要看好的大理石像，最好上热诺亚。这里本来是德国某富豪的别墅，这些雕塑恐怕要很多钱。我倒想知道那雕刻师赚了多少钱。我看着那些石像，觉得他们像一家人的像，可惜雕刻手法一律古典，实在也分辨不出。

我摘下帽子坐在一张椅子上。按规定我们在镇里也得戴钢盔，不过戴起来既不舒服，又有点儿装腔作势，镇上还住着普通百姓。我上前线巡视各车站时不得不戴，此外还带了一个英国产的防毒面罩，按规定军医或是卫生人员，也要带手枪。如果不带手枪，就要受处分，甚至还要坐牢狱。我坐在椅子上，手枪就撞着椅背。雷那蒂总是背着一个空的手枪皮套，里面放着大使用的纸。我倒是带了一把真枪，很觉威风，后来试放几下，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好。那是一把七·六五毫米口径的亚斯特拉手枪，枪身短，开枪时震动很大，总是打不到目标。我练习了几次，尽量克服因枪身短而引起的抖动，终于能够在二十步内打到离靶心一码的地方。后来就越发感到带手枪的滑稽，再也不去理它，随便背在背上，除非偶尔碰到英国人或美国人，多少觉得有点儿惭愧。办事室里有一个侍者之类的人，坐在一只台子后面不满意地看着我，我正在等巴小姐，眼睛无目的地在大理石地板，柱口石像和壁画间扫来扫去。壁画倒还不错，拂去灰尘，会更好看的。

巴小姐一走进来，我便站起身。她走来的时候并不见得怎么高兴，样子却令我喜欢。

“晚上好，亨利先生。”她说。

“你好，”我说。侍者在留心听我们讲话。

“你喜欢在这里，还是去花园？”

“我们到外面走走吧，那里能凉爽一些。”

我们朝花园走去，那医院侍者在后面望着我们。走上一段沙子路时，她问道：

“你这几天在哪儿里？”

“在前线巡视。”

“也不写几个字给我。”

“不方便，”我说，“我想我很快就回来的。”

“你应该告诉我一下，亲爱的。”

我们走到树底下，我牵住她的手，停下来吻她。

“还有其他地方可去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她说，“我们只能在这里散步。你走了好久！”

“才三天，我不是回来了吗？”

她满含期待地望着我：“你爱我吗？”

“当然啦。”我温情脉脉地回答。

“你说过你爱我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爱你。”我在说谎，这才第一次说。

“你也叫我卡萨玲吧？”

“卡萨玲。”一会儿我们在一棵树旁停了下来。

“你说一遍，夜里我回来找卡萨玲。”

战地春梦

“夜里我回来找卡萨玲。”

“噢，亲爱的，你回来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亲爱的。”

“我是那么爱你，爱得令人难过，你不会离开我吧？”

“不会，无论走多远多久，我总是会回来的。”

“噢，我多么爱你。请不要让你的手离开。”

“我的手并没挪开啊。”我转过她的身，因为我吻她时，要看看她的脸孔。她原来紧闭着双眼。我亲了亲她那对合着的眼睛。我在想，她也许有点神经质。就是有神经病也没问题，我何必多管。这总比和娘儿们在一起要好。那些妓女一次一次陪军官上楼，下来时蛇一样缠在你身上，扯扯你的帽子，便算跟你有特别交情。我知道我并不爱卡萨玲也不想爱她。这种事儿本来是逢场作戏，就像玩纸牌，不过不是打牌出去，而是说些无聊话。玩的时候总要有有些赌注，才玩得起劲。现在我们都声明这场游戏的赌注是什么，我倒满不在意。

“我希望可以换个去处。”我说。叫男人站着做恋爱功课，坚持不了太久。

“没地方去啦。”她说。

“我们坐下来歇歇吧。”

我们坐在一个扁平的石凳上，我握着她的手，她不让我抱她。

“你累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她的头埋得很低，在看地上的草。

“我们的游戏一点儿也不好玩，是吗？”

“什么游戏？”

“别装了。”

“我并没有故意在演什么戏。”

“你是个好孩子，”她说，“你已经尽力了，可是戏是坏的。”

“你难道知道别人的想法？”

“那倒也不一定。但我知道你的勉强。你不必装做你爱我的样子，今晚上的戏已经结束，还想说什么吗？”

“我真的喜欢你。”

“我看再不用说谎吧。今天晚上已有一小段上好的戏，这就够了。我并不是发疯，只是有时有点神经质。”

我紧握了一下她的手说：“亲爱的卡萨玲。”

“现在卡萨玲这名字听起来有点滑稽，你叫得很不自然。不过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很好的孩子。”

“教士也如是说。”

“真的，你的确很可爱，还来看我吗？”

“当然啦。”

“你不必说你爱我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，”她站起身，伸出手来，“祝你晚安。”

我想吻她。

“不，”她说，“我很累了。”

“可我想吻你。”我说。

战地春梦

“我感觉很累，亲爱的。”

“让我亲一下吧。”

“你怎么这样着急？”

“当然急啦。”

“我们接吻，”她突然挣脱，“不，晚安，我求求你，亲爱的。”我们走到门口，我目送她走进门廊。我喜欢看她走路的姿势。之后我也就回家去。那天夜里有些热，山上还在进行战斗，我看得见圣加勒里那边炮火的闪光。

我在妓院门口驻足。百叶窗已经关了，里面好象还很热闹。有人在唱歌。我回到我的住处。当我脱衣服要睡觉时，雷那蒂回来了。

“呵，哈！”他说，“看来形势有变，你满脸不开心。”

“你去哪儿了？”

“玫瑰别墅。那儿很好玩，大家唱歌，你呢？”

“英国医院。”

“感谢上帝，我不会再去那里自讨苦吃。”